

編者按

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二十餘年，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社會面貌以及世界格局。這種強勁發展勢頭，能不能持續或能持續多久？制約發展的主要因素是甚麼？無疑是當前最令人關注、也是最富爭議性的公共話題。我們很榮幸，國際著名經濟學家劉遵義教授在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伊始，就接受本刊採訪。劉教授比較了不同的宏觀經濟發展模式，他認為，中國作為一個主要依靠內需的大國，其發展模式可以與十九世紀的美國相比；而當前已快速發展並富裕起來的江浙和廣東等沿海地區，會逐漸向中部、西部擴展，從而帶動一個個省份漸次發展起來；據此，他十分樂觀地指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可以持續至2035年。當然，持續發展必須要有一系列觀念轉變和政策配合，例如，如何對待外商和內商，保護知識產權，盡快建立全國性的社會保障安全網，關注社會公正等，劉教授也提出了精闢見解。宏觀經濟專家王建教授則從全球政治經濟戰略視角出發，指出當今約束中國經濟發展的因素，已不在內部而在外部。他認為，不論從中國對世界資源愈來愈大的依賴和需求，還是從美國與歐洲對立的新格局來看，中國經濟發展頂多只能持續到2010年；因此，不應該在這五六年「戰略機遇期」推行宏觀緊縮、自我限制。

中國大陸最近二十年間的意識形態變化不可謂不大，其中突出的一點是各種意識形態蜂擁而起，主流意識形態受到了很大衝擊，被逐漸淡化，意識形態領域的重建面臨著重重困難。最近幾年大陸學界對這個問題有了不少引人注目的論述，劉東超的文章即以康曉光近年來的一些論述為例，進行探討，他認為康曉光以儒學為當代政權提供合法性基礎的方案很難行得通，中國知識分子需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整合古今中外各種思想文化，建構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盡可能避免各種偏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百年中國與世界」欄目中王春霞的文章以眾多史料重現了辛亥革命時期對「國史」的重新締造，對於進一步理解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建設歷史是有幫助的。

歐陽肅通的文章則指出憑藉民族國家的一套理論話語難以將台獨問題分梳清楚，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傳統的那套民族與民族國家話語缺乏足夠的解釋力，而且實際上對雙方都有損害，台獨問題也使人們得以徹底反思現代中國國家根基的合法性之所在。岳健勇的文章分析了全球化時代的中美關係，並提出了一些針對性的發展政策。

「人文天地」欄目中，朱崇科的文章以黃錦樹個案為中心，剖析了馬華文學中錯綜複雜的中國性的表現層面和其中諸多吊詭之處，並就如何中國性、中國性與本土性的糾葛等問題進行了闡述。業凱的文章對金庸的小說以及據以改編的電影進行文化解讀，認為這些作品在國家意識形態話語和精英話語失語的情況下，多角度的反映了香港市民對自我身份認同的種種觀念。

黃道炫的隨筆重新解讀了梁濟和王國維的自沉，認為他們的死是二十世紀初中國傳統文人的精神絕唱，是殉中國傳統的文化精神。